

欧洲刑警特别行动小组系列小说

〔法〕斯特凡妮·邦松 著

孙桂荣 逸 风 译

群众出版社

图书馆

纵火案



〔法〕斯特凡妮·邦松 著

孙桂荣 逸 风 译

群众出版社

图书馆

纵火案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图书馆纵火案 / (法) 邦松著. 孙桂荣, 逸风译.
北京: 群众出版社, 2005.5
(欧洲刑警特别行动小组系列小说)
ISBN 7-5014-3444-1

I. 图… II. ①邦… ②孙… ③逸… III. 中篇小说 — 作品集 — 法国 — 现代 IV. I565.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041595 号

图书馆纵火案

著 者: [法] 斯特凡妮·邦松
译 者: 孙桂荣 逸 风
责任编辑: 冯京瑶
封面设计: 王 子
责任印制: 连 生

出版发行: 群众出版社 电话: (010) 67633344 转
地 址: 北京市丰台区方庄芳星园三区 15 号楼
邮 编: 100078
网 址: www.qzchs.com
信 箱: qzs@qzchs.com
印 刷: 北京通天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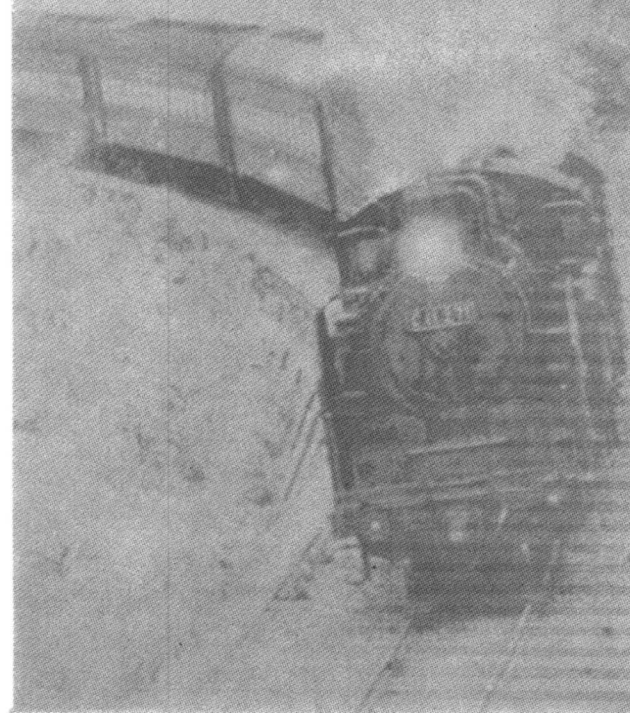
开 本: 880×1230 毫米 32 开本
字 数: 522 千字
印 张: 18.25
版 次: 2005 年 7 月第 1 版 2005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5014-3444-1/I·1466
印 数: 0001—6000 册
定 价: 29.00 元

群众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群众版图书, 印装错误随时退换。

欧洲刑警特别行动小组系列小说之一

喋血快车



1

英国外省的这个火车站沐浴在秋日的阳光之中。用不同材料合成的崭新的超高速列车轨道反射出略带乌黑色的橙色的阳光。躲在变红的树叶下面的几只小鸟儿的身影依稀可见。除了从那条把这个远郊区与首都伦敦连接起来的国道上传来的隆隆声以外，几乎听不到任何声音。

乔治·古尔东急匆匆地朝自动售票处走去，把足够的硬币塞进投币孔里。他身上几乎没有现金了，但他不能使用他的蓝卡。当他拿到那张埃勒斯布里到伦敦的长方形硬纸板单程车票时，发现自己的手指都在颤抖，对此，他并不感到吃惊。

他把票塞进剪票口的自动门里，等门在他身后关上之后，才开始正常呼吸。

如果他们追他到这里，至少他可以看见他们的到来。

其实，能看见他们到来也无济于事，因为他毫无自卫能力，不过，他至少能知道别人是否在追赶他。

一生当中，他偶尔有几次后悔自己没有拿个驾照，现在就是其中一次。他害怕开车。再说，无论如何，现在都为时已晚了。到了如今这把年纪，他不可能再去上驾驶课了。

然而，假使他有驾照的话，今天可就派上用场了。租上一辆

车，可以直接开到机场。

不行，那根本不行。他们依然可以轻而易举地开车跟踪他，除非他把车速开到每小时 200 公里，而那么高的车速，肯定会出车祸。

他又开始出冷汗了。

乔治朝阴影下的一个长凳走去。站台上方的显示屏上说明，开往伦敦的超高速列车十分钟以后进站。

他坐到塑料长凳上，把手提公文箱紧紧地抱在怀里，皮包的凉爽感让他略感放心。他还把手提箱的安全带系到手腕上，如果有人想抢走他的皮包，那就必须连他的手一块抢走。不过，乔治明白，他们不会仅仅满足于抢走他的皮包的，他本人也和皮包里的东西一样危险，因为他有记忆。一个化学家的记忆。

而且，正是由于超凡的记忆力给他招致了今天这个苦差事。他的同事们都叫他“潘提尧姆三千”，不管是出于佩服，还是出于嫉妒，大家都承认，他是实验室的活数据库。

“乔治，转化糖的公式是什么？”

乔治会顺从地背诵出外行根本就听不懂的一堆字母和数字。

汽车的马达声突然打破了寂静，乔治立即站起身来，寻找可以藏身的地方。那个自动售饮料机引起了他的注意。他蹲到那个颜色刺眼的机器后面，把公文箱紧紧地抱在膝上，连他自己都觉得他这样子有点可笑。他听见车站的门响了一下，接着，传来了孩子们的说话声，于是，他长长地舒了一口气。那些人总不至于派小孩来杀害他吧。

他刚一站起身来，那一家人就突然出现在站台上：一个年轻的妈妈，身材有点过于肥胖，带着三个同样肥胖的孩子。他们叽叽喳喳地说着，十句话当中乔治连一句也听不懂。除了技术词汇以外，他的英语非常糟糕。

那个妈妈徒劳地想让自己的孩子安静下来，可是他们根本就不听她的话。她没办法，只好任凭他们互相打闹，自己朝乔治走过来。

她对乔治说话的时候，声音很柔和，像唱歌似的，他刚才躲在机器后面的时候就已经注意到了，她说的一大堆话他连一句也听不懂。

“对不起？”

她看着他，虽然他只说了这么一句，她已经听出他是个外国人，于是又重复了一遍，好像是同一个问题。

乔治无奈地耸了耸肩。非常抱歉，但我实在听不懂。

她冲他笑笑，自己也耸了耸肩，从包里拿出一个手机，按了一个号码。乔治朝站台走去。

只剩下六分钟了。

他忍不住朝进口处看着，心里明白，如果有人来抓他或者来杀他，也毫无办法。

不过，不会有人来了。他已经成功地甩掉了他们。他坐了一段公共汽车，打了三次出租车，接着又坐汽车，然后飞跑着穿过商业中心。没人跟踪他。放心吧。

这种可笑的游戏不是他这种年纪的人玩儿的了。是啊，如果能把这称作游戏的话。而且，无论如何，这种既不好玩儿，他也不喜欢的游戏，与他的经历毫不相干。一句话，这不是他的特长。他所受的教育以及他的个人生活都不应当使他成为一场工业间谍游戏中的主角。

如果能把这称作游戏的话。

又传来一阵汽车声，接着又是一片寂静。大概是有人来接站。

一阵微风吹干了贴在他背上的衬衫。自从他成功地逃离英国的实验室以来，已经千百次地想过，是否应当通过 E-MAIL 把情报传回法国。他只消把手提电脑跟他的手机联上就可以了，几秒钟就行了。可是，他不知道英国的实验室受到怎样的监视，也不知道他的对手拥有多大的能量。如果他们得到英国警方的支持，那么他们就可以通过电话查到他所在的位置，这样一来……

也许等上了火车以后……不行，他们可能会在马里尔伯纳车站或者机场设下圈套……他最好还是等到登上法国的土地。然后，事情就容易多了。

只剩下四分钟了。

那个肥胖的英国女人终于驯服了她那群小动物。乔治猜想，她那几巴掌大概起了作用。

他很少感到如此的孤独。偶然想到在意大利某处参加一个当代文

学研讨会的女儿，希望女儿活得比自己开心。

他发现自己都快要给吓死了。

乔治站起来，走了几步，为的是让自己那两条僵硬的腿放松一下。

“只要我不害怕，一切都会很顺利的。就像面对一堆随时可能爆炸的混合物似的。只消保持镇静就可以了。”

远处传来一阵响声吸引了他的注意，他险些轻松地笑起来。因为那是火车进站了。

一条黄绿色的长蛇在一阵令人快慰的嘘嘘声中停了下来。乔治按了一下按钮，车门在清脆的机械声中打开了。这是最新式的超高速列车，刚刚启用半年。欧洲的高新科技全都用在这种火车上了。

车厢里几乎是空的。很少有住在郊区的人会在星期一下午返回首都。他在车门旁边的座位上坐了下来，长长地舒了一口气。从现在起就没事了。到伦敦只有一个小时的路程，坐三站地铁到帕丁顿车站，再坐超高速列车到希特鲁机场。他没有提前订票，他要到最后一分钟再买票，这样，他们就来不及发现他了。

这叫什么事啊！

他看了一眼车厢里的电视，电视里播放的是一个吹嘘白金汉郡生活如何舒适的广告片，鼓励人们到那个离伦敦市中心只有一小时路程的优美的环境里生活、工作……乔治心想，片子里那些人工合成的画面，远远没有反映出他透过火车的密封恒温玻璃窗所看到的真实情况。

片子宣传的是一种现代梦幻，一种后工业化的乌托邦。对美好的未来充满幻想是人类惟一永恒的特性，一种区别人类与其他动物的特性。不管是在这里还是在别的什么地方，明天肯定会比今天更美好。

然而，乔治已经不再相信这种梦幻了。他已经变成一个十足的悲观主义者了。

火车减速了。电视屏幕上显示出下一站的站名，与此同时，一个诱人的声音提醒在斯托克-曼迪维尔下车的旅客提前做好准备。斯托克-曼迪维尔，很像一个足球队的名字，乔治心里这样想。接着他马

上意识到这种联想有多么可笑。所有的城市名字都跟足球队名字相像，因为球队都是用城市名命名的。

火车停了下来，等着旅客上下车，然后又开动起来，速度越来越快。这一站一个上车的旅客都没有。下一站是温多维，电视屏幕上显示出这个站名。

窗外的景色越来越城市化了。一种英国式的城市化，像葱头似的一排排小房子，一座紧挨着一座，房前的小花园也都一模一样。

火车又开始减速，接着停了下来。温多维，不错，这又让人想到一个足球队的名字。一个丙级队。

一个身穿套裙的年轻女士上了车，在他右边坐了下来，在过道的另一边。他用眼角观察着她。两条漂亮的腿。她从提包里取出一个手提电脑，放到小桌子上，打起字来。乔治想看看显示器上的内容，可是，显示器的方向对他不利，一道斜阳照到上面，使他什么也看不到。

乔治开始放松下来。有一刹那，他闭上眼睛，由于火车的加速，他的身体紧紧地贴在车座上，就像飞机起飞时那样。

突然，他睁开眼睛，不禁打了个寒战。火车开得太快了。电视屏幕上显示的车站再过一分钟就到了。

格瑞特一米森登。这个站名与其说是他看到的，不如说是他猜到的。一片模糊不清的灰色楼房和一块块无法辨认的广告牌。乔治朝他的女邻座看了一眼，她仿佛对什么都无动于衷。他站起身来，心里在捉摸，“紧急刹车手闸”英语怎么说，同时用目光寻找那个红色的小匣子，就在这时，灾难发生了。

蓦地，他被抛向天花板。他绝望地想抓住什么东西，可是，那抛射力实在太强大了，系在他手腕上的公文箱把他的右臂拖向后面，他无法控制自己的手臂，他听到一声可怕的断裂声，接着，一阵剧烈的疼痛穿过他整个右半身。他喊叫着，或者他自以为在喊叫着。与此同时，车厢地板也鼓了起来，把他抛到空中，一阵爆炸声充斥了他整个的头脑。有一瞬间，他感到自己变得非常轻盈，仿佛身体已经不再属于自己，紧接着，一阵剧烈的、难以忍受的疼痛传遍全身，却又显得

「法」
新骑凡
碗·邦
松
著
孙桂
英
译

十分遥远。他感到很热，比他一生中感受过的热度都要高，同时也感到恐惧，一种非常非常巨大的恐惧。可是，这或许只是一种印象。或许他已经什么都感觉不到了。或许他已经死了。

2

警探尼克·卡里尔抬起头，看了看自己那个突然变得一动不动的同事，像从镜子里看到一张毫无表情的脸一样，他仿佛彻底陷入了神情恍惚的状态中。

他什么话都没说，语言已经不起作用。此刻，再宽慰的话也不能减轻他们已经目睹了将近八个小时的可怕场面所给予的刺激。

他们是在 15 点零 9 分接到通知的，当时他们正驾着那辆福特厂出产的卡里牌车在市中心巡逻，开车的是史蒂夫，所以是尼克接的电话。

“38 组，警探卡里尔，请讲。有什么情况，贝蒂？”

“火车事故。”平时一向很亲切的女传令官用干巴巴的语气说道，“号码 009。”

“这是绝对优先信号，”尼克心里想，“这意味着情况非常严重。”

“妈的！在哪儿？”

“在城边上，刚过 B722 通道。右边有一条土路，然后，你们要穿过一片牧场。没有直达的路。”

“至少牧场上没有公牛吧？”他问道，为的是缓和一下气氛。这期间，史蒂夫已经把警灯放到车顶上，并把车倒了过来。

“什么？”

“一头公牛。牧场上?”

“没有，只有奶牛。”

他不知道这样是否会使情况变得好一些。

“我们马上就去，贝蒂。我们已经上路了。”

“祝你们好运，伙计们。”

他们从很远就看见了黑烟。

他们俩说，他们刚才也听到了爆炸声，尽管当时他们离出事地点还有好几公里远。不过，当时他们没有在意。因为，自从2010年在这一带设立了陆军训练营地以来——已经十年了——爆炸声已经成了格瑞特—米森登地区的老百姓习以为常的事了。

那以后，他们就再也没说一句话。

史蒂夫把车停在牧场边上——牧场太泥泞，没法开车。他们划了一块界限，放上一条荧光带，作为限制进入的标志。尼克发出了增援呼叫，不过，他觉得，即使他们来了也不能做什么，因为汽车仪表板上显示的车外温度为430摄氏度，而这里离火车还有500米远呢。

而那辆出事的火车呢，他们根本就看不到它的影子。

爆炸刚刚发生不到一分钟，第一辆救火车就赶到了。可是，尽管消防队员穿着防火服装，也只能跟那些奶牛一样呆在草地上。奶牛都乖乖地躲到草地边上，离铁轨很远。

消防队长走到尼克身边：“是什么东西炸成这个样子?”

警察耸了耸肩膀：“我也跟你一样，什么都不知道。”

“由于我不知道爆炸物究竟是什么，所以我都不敢往树上喷灭火泡沫。火车是不会自己爆炸的。妈的，这么半天了，他们都不肯把情报透露出来。现在惟一能够起作用的，是森林灭火飞机，条件是可以使用一批飞机。还必须在附近找到一架空中加油机。妈的，这叫什么事啊!”

“这个人话太多。”尼克心里想，“说到底，对付这种可怕的局面只有两个办法，要么把自己当成海绵，把什么都装在心里，要么按照各自的性格，尽情地发表心里的感想。”消防队长显然是采取了第二



种办法。尼克并不怪他。

他们就这样过了一个小时。除了划安全区以外什么也没干。这是尼克这一辈子划的最好的安全线。

消防队员慢慢地接近了火车。他们得到了指示：“去吧，浇水吧，情况不会比现在更糟了。”他们把一条软管接到铁轨对面的水塘里，开始浇起水来。

直到浇了很长一段时间以后，才开始产生效果。

接着，温度也开始下降。史蒂夫和他交换了一下眼色，叹了口气。应当过去了。

随着温度的逐渐下降，空气中开始飘落一种细细的白色粉末，细得只有用手指才能感觉出来，然而，却像雪花一样覆盖了周围的植物。这种情景简直不像是真的，他们穿着衬衫，大汗淋漓，而“雪花”却覆盖了树木和车辆。尼克想到那些奶牛，但愿在它们开始吃这些奇怪的粉末之前，它们的主人能来把它们赶走。这些粉末虽说不算十分有毒，但对它们的身体肯定没有好处。

他在靠近那辆火车残骸的时候所能产生的惟一感想，就是它根本不像一辆火车。说真的，他也说不清它究竟像什么。或许像一个巨大的昆虫壳子；或者像一艘在沉落海底 200 年以后刚刚被打捞起来的遇难的油轮；或者像一架紧急着陆的外星飞船。反正说它像什么都行，就是不像一辆火车。后来，他得知，那是两辆火车。不过暂时他还什么都不知道。

那堆残骸还在冒烟。

一个消防队员朝他们走过来，递给他们两个白色纸壳面罩。

“你们最好戴上这个。我们也不知道这些该死的粉末里到底含有什么东西。”

他们照他说的做了，头脑里并没有怎么去想那些该死的粉末。其实，即使戴上面罩，那种东西还是能找到途径进入你的肺里。他们根本不去考虑，来到牧场以后，已经有多少粉末进入了自己的肺脏。最

好不要过多地去想会有什么后果，否则人就没法活了。

最后，是史蒂夫提出了那个尼克不敢提的问题：“还有幸存者吗？”

消防队员耸了耸肩。他脸上一层汗，这使他的脸色显得更加苍白。

“我们还没有能够到近处去看。不过，我想像不出来怎么还会有人幸存下来。”

尼克也觉得这难以想像。

消防队员陪他们走过去。面对火车残骸，人自然会产生一种结伴而行、推迟行动的愿望。

他和史蒂夫的任务，就是辨认尸体。

尼克差点笑了起来，这是因为神经过度紧张。努力辨认尸体、努力把尸体复原、计算遇难者人数。

首先，要等残骸的温度降下来。

“你知道究竟是什么爆炸了吗？”史蒂夫问道。

消防队员点了点头，两眼无神地说道：“化肥。”

“什么？”尼克吃惊地问道。

“化学肥料。另外一辆火车，从对面开来的那辆货车上装的是化肥。”

沉默。

“他们是这么说的。”

又是一阵沉默。这一次比前一次沉默的时间更长。

一旦可能，他们就开始投入工作了。他们从破坏最轻的尾部车厢开始。这些车厢就像任性的孩子发脾气时把自己的玩具火车一巴掌推倒似的，倒在铁轨外面。底朝天，或者侧身躺在地上，完全被烧化了。这还是受破坏最轻的车厢。

他们没有进到车厢里面，因为里面还太热。他们站在路边等着身穿闪闪发光的工作服的消防队员给他们送来第一批需要辨认的尸体。

竟然还有幸存者，这简直是奇迹。那些翻倒在地上的车厢本身为



那几个幸运儿提供了足够的防热保护，使他们后来可以向《邮报》“出售”自己的见证。这是以后的事。眼下，他们当中大多数人还都毫无知觉地躺在担架上，医疗队的人正在进行紧急抢救。

尼克很想笑。鉴于目前的情况，“紧急抢救”这个词好像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了。

接着，他们搬出了第一具尸体，他再也笑不出来了。

什么都不去想，这是眼下惟一可取的做法。让自己的大脑一片空白，什么都不想，就像你在洗碗的时候那样。一具尸体已经不再是一个人，尽管尼克的任务是要证明那些尸体也是人。然而，尸体就是尸体，即使他还有一张人的面孔，还有一张身份证。

并不是所有的尸体情况都是如此。

此刻，他们正在填写另外一张表格，对死者进行描述的表格。大约的年龄、身长、性别、眼睛的颜色、身体特征、服装、头发，用语言描写他的外表。

这一切已经丝毫没有人性的东西了。

他们来到第五节车厢，天已经黑了。人们在火车残骸四周架起了卤素探照灯。还支了一个帐篷，在里面分发三明治，把热饮料送到牧场上。他们准备在那里过夜了。

“你想要一杯茶吗？”尼克问史蒂夫。

警探史蒂夫正在检查一个手提箱，箱子的铁链还系在主人的手腕上。又是一具尸体。

“一杯什么？”

“茶。你知道，那味道就跟刷锅水差不多，不过比刷锅水热一点。如果你愿意，还可以加些牛奶和糖。”

“好吧。”

史蒂夫比他小十来岁，可是今天晚上，他却像个百岁老人。

“好吧，一杯茶。”他又重复了一遍，眼睛始终没离开那个手提箱，“这箱子怎么打开呢？”

“在正常情况下，是用钥匙打开。”尼克一边回答，一边在尸体衣

袋里翻找着。

史蒂夫开始翻动那依然鲜血淋漓的衣服。

这只是一具尸体，一具尸体而已。

在供应食品的帐篷周围，就像围着昏暗的路灯飞舞的小虫子似的，聚集着尼克最讨厌的两种社会寄生虫：政客和电视记者。这后一类人中的一个典型的代表手里拿着话筒朝尼克走来，但是，当他遇到警察那严厉的目光以后，就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又退了回去。

“请给我两杯茶。”尼克对警察局的年轻实习警察说道，今晚，这个年轻人被提升为茶馆老板。

“怎么样？”实习警察问道。

“还行吧。”

他点了点头，目光严峻。

“两杯茶。还行，老板。”

就在他们旁边，两个来自首都的议员正在和一个尼克不认识的人一起讨论媒体报道的策略问题。

“鉴于这种情况，那就只剩下人为的因素了。”那两个代表国家的人中间的一个这样说道。

“这是一个我们永远不应该排除的因素。”那个陌生人坚持说道，“人的因素必然要在一定的时候起作用，即使是在世界上最自动化的领域，零风险是不存在的。所以，我们必须考虑到这一点。”

“您是否意识到，我们又需要实行国有化了？20年里发生了两次这样的事故！我们要受到口诛笔伐了。这件事会让我们付出高昂的代价。”

陌生人耸了耸肩。

“如果不这样做，代价可能会更大。”

“来两杯茶，老板！”

尼克慢慢走开了。他看到史蒂夫蹲在打开的手提箱前。

“你有什么想法？”年轻的警察站起来，接过茶杯，这样问道。

尼克看着那台被烧得变了形的手提电脑。